



詩經說約

廿之二

□ 12
3315
11



日 12
3315
11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震泰訂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
收介攸止載震載戩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郇氏女名
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弗之言破也
或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禘配也變
禘言禘者神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天子親往
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於郊禘之前

詩經說約
卷之二十一
大雅

昭和八年二月三日
金子志郎氏贈

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振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入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天。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孔疏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卽

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姬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及司馬遷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少昊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她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禘祀以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禘祀是禋禘也。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

祀於郊禘之神。天子內官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既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韜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方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

嚴緝祭法云。周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疏義世妃正也。也。或曰。為其後世子孫之妃。○載震者。受孕之始。載風者。將生之時。○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疏云。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

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大全孔氏曰。周公以土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夫焉。禮

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故王者可以

祖配天。○慶源輔氏曰。初生周人者。實姜嫄也。生民如何。是又

問其所以然也。以下則述其所以然而終結之。以時維后稷。一

句。蓋言其所生之子實后稷也。后稷始教民播種。而利及萬世。

非天所命。而何宜其始生之靈異乎。

通解攸介攸止。舒曠可止息之地。即郊禘之地也。輔氏曰。當產

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戢斂者至矣。戢斂即載風意。

六帖生民肇有厥從。何媿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

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古義事稷者以封為諸侯故稱后以為稷官故稱稷周語云稷為太官以其職在教稼稷為五穀之長也。

麟按集傳。嫫魚倫。反與民叶。古義真韻一截。祀子止。古義紙韻。

一截集傳。夙相即。反育。曰逼。反與稷叶。古義職韻一截。古義又云。復帝武敏歆。句。朱子以歆字屬下句讀。無此文法。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訛。無留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圻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難。今姜嫫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不道而徒然生是子也。疏義曰寧。又曰康。疊言之。以見上帝安享其祭意。講意與克禋祀弗無子等相照也。

六帖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之禋祀也。或疑如此。則何為具棄。不知此是追述之辭。且詩體每章一義。不曾許汝一氣說到底。正不必拘拘乃爾。

麟按集傳。害音曷。與月達叶。古義曷韻。靈寧。青韻。祀子。紙韻。各兩句。一連轉折。說然是四句一截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

方房也。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穡也。怪其實怪也。好形味好也。穎實堅碩而垂采也。粟不秣也。既收成見其實皆粟然不秣也。節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節。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孔疏杜預云。節始平武功縣。所治聚城是也。嚴緝張子曰。他人之穡則任其自然。惟后稷之穡則盡人力之助。有相之道焉。贊化育之一端歟。

木全華谷嚴氏曰。所以詳言其成熟之次序者。見稼穡之艱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滅裂耕者報之亦滅。

裂。鹵莽耘者報之。亦鹵莽。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慶源輔氏曰。夫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以相助之。而但曰穡者要其成而言之耳。

古義此章后稷已為農師之事。

麟。披。道。叶。徒。以。反。茂。叶。莫。以。反。衰。叶。徐。以。反。好。叶。許。以。反。一。韻。栗。室。又。一。韻。依。集。傳。則。草。苞。秀。俱。叶。似。不。必。孔。疏。聚。城。之。聚。音。台。節。同。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稂二米者。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任。有任也。負音負也。既成則穫而稜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種稂言獲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孔疏稱是黑黍之大名。一稗二米。是其嘉與者別名為稂。蘇傳任培也。

呂記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部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

嚴緝稱音乎穀皮也。

輯錄解頤曰。稂稂可以供饗。糜芑可以供粢。盛。

大全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此矣。○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稂稂糜芑。

言者自其種之嘉而所以供祭祀者言之也。

麟按集傳畝叶蒲消反。負叶扶委反。與極芑犯一韻。誕降嘉種。

三向一截恒之稂。三向一截。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蕨。或蹂釋之。粳粳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獻。載燔載純。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榆。打也。蕨。揚去糠也。蹂。蹂米也。釋。漸米也。粳。粳也。浮。浮氣也。謀。卜也。擇。任也。惟。齊戒具修也。蕭。蒿也。脂。脾膏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脾。膏。蕕之。使。臭。達。牆。屋也。羝。牡羊也。載。祭行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承歲而繼往歲也。

鄭箋春而指出之。穀之釋之。悉之。以為酒及簋之實。燔烈其肉為乃羞也。

釋文持蒼頡篇云。取出也。糲當作練。亦作康。米傍康非。

孔疏。謂使人。蹂踐其黍。四者言各有司存。並皆敏疾。○穀祭

行神。取羴羊之體。伏。秋官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羴者。天

子諸侯異禮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穗。○朱氏曰。謀惟戒祭祀之事也。

於是或取蕭以祭脂。或取豕以祀。或燔之。或烈之。四者皆祭

死之事。

豨緝燔。是近火燒之。烈是遠火炙之。

大全安成劉氏曰。周禮大宰及儀禮少牢饋食。皆前期十日。帥

執事而卜。祭日之吉凶。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

者得與於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也。大宰掌百官

之誓戒。與其具修齋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齋三日。具謂所當供

修。謂掃除糞污也。○鄭氏曰。脾膾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孔

氏曰。言壯羊者。祭不用乳。○曹氏曰。宗廟與穀皆有戶燔烈。所

以為尸羞也。

通解擇士。禮雖見射義。然尸稊時助祭。必未有諸侯取蕭祭脂

以祭宗廟之神。而姜嫄在其中。然姜嫄必特廟。亦不在宗廟之

中也。行於五祀。最小。又冬祭最後。言取豕以祀。則羴神在其中。

矣。此二句。蓋也。內外之神言之。興來嗣往。活看。是勿替引之之

意。

六帖燭以備庶羞烈以實薦豆

古義蕭爾雅云荻也毛公李巡皆以為蒿今按爾雅又釋蒿為
散則蕭非蒿嚴云蒿者總名也曰蕭者蒿之香者也故以
香蒿也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
葉莖蘊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焚之為
香許慎以為艾蒿非也羅云蕭蓋向師所供周禮甸師祭祀共
蕭茅生鄭但作縮茅解之杜子春始讀為蕭祭脂鄭謂祭牲之
脂即信南山篇所謂膾也膾者牛腸脂也說文云戴角者脂無
角者膏取蕭祭脂者取香蒿及祭牲之脂雜燒之所以達其馨
香之氣使神歆饗之也其燒斗二物又必合黍稷按禮記疏云
一祭之中再度炳蕭故郊特牲云取脾膾升有報陽也祭義亦

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朝踐炳蕭也郊
特牲又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炳蕭合壇羶此饋熟炳蕭也朝
踐即朝事謂薦血腥時也饋熟則薦黍稷時也羶者脂膾之別
名羶香同字指黍稷也曲禮云黍曰羶合是也此宗廟之祭所
用觀祭義言設為宗桃及報氣報魄等語可見灌盥求諸陰炳
蕭求諸陽奏樂求諸天地之間羅云昔有虞氏尚氣血腥燔祭
用氣商人尚聲以聲音之號詔告天地之間周人尚真以鬱合
鬯灌以圭璋而使臭陰達於淵泉既奠然後炳蕭合黍稷羶
燔之而使臭陽達於牆屋臭陰以水而報魄臭陽以火而報氣
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為同聲相應同
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廉而留之此蕭

詩經

卷二十一

雜類

之氣繞於牆屋則牆內乃蕤蕭之地故曰蕭牆之內王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彫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改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較者祭道神之名其祭有二周禮夏官大馭職云掌馭王路以祀及祀較王自左馭馭下祀登受轡犯較逐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軛祭執乃飲鄭注云行山曰較犯之者封王為山象以苦芻棘栢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苦芻棘栢孔謂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又戎僕職云掌馭戎車犯較如平路之儀犯較說文作範較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為較既祭較轡於牲而行為範較孔氏謂此祭御

太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出行之較也月令中央土其祀中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冬祀行即周禮儀禮所謂五祀也鄭注云冬陰盛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較上孔疏云按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轡而遂行惟車之一輪轡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較惟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轡云北面設主較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太馭云蓋以苦芻棘栢為神主也此祭行之較也據此詩下文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載之言則也言則有此物也毛傳云傳火曰燔烈說文云火猛也蓋謂以猛火炙之按周禮

畢人職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燔即楚茨篇或膳或炙之燔祭禮獻以燔從脯說文以為乾肉疑即此所謂烈也從獻者謂送於獻酒之肉炙也數謂多少量謂長短如儀禮脯十脰各長尺二寸之類按曾子問云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是五祀有尸之証也

麟按呂記所引朱氏云云益朱子舊注也其後有所不安而改之然猶存四者之說則四者謂載謀以下四句也陸東岡曰浮浮以上本皆祭祀之事但屬秬秠糜芑說來經文明有祀字人皆易曉不必解了載謀以下則於上文無所因故曰四者皆祭祀之事不但浮以上為祭祀之事也此說看得最確浮下韻惟脂一韻較烈歲一韻集傳歲叶音雪也上下各五句為一

截除首句引起末句總收各兩句為一連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實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印我也木曰豆以為菹醢也瓦曰登以為木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實誠也詩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於今矣魯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於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鄭箋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孔疏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對文則異名。散則皆名。豆。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惟言盛于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膳人掌。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蓋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肉汁。不調以監菜。太古之羹也。清音法。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

呂記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奉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

通解此詩本為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道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則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後三句語意云。蓋自后稷之肇祀。已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

祀時以迄於今矣。應之安得不速乎。言天監我祖之明德。是以享我子孫之祭祀也。肇祀只是始受封國。意不重祀上無罪悔。主稼穡。相天言。蓋解教稼穡。則體上天養民之意。功莫天心。德孚于帝矣。此即所謂無罪悔也。然民事嘉穀之利於無窮。如此則此功德之契於天者。又不特一時而已。此即所謂以迄於今也。作文直一氣講下。曾氏效天之說。非是。六帖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宛而陽典。而實漢人符命。萬分不及一。

說通有相之道。無罪悔也。后稷之德。不止於今。言於今者。就祭之日言也。

麟按薛詩說。此章主后稷而言肇祀三句。只在后稷身上說。斷

不可用魯氏注陸詩通此正見稷之無忝於天俱同○此章八句當四句一截前四句以登升歆為韻後四句以時祀悔為韻集傳時叶上止反也然末句今字仍與登升歆為叶最有節次聲調然則隘巷章字翼去呱路固相叶中三四五句一氣冠落處林林水亦自相叶者體亦正同但六帖於隘巷章已標轉韻獨此章八句皆為一叶又不知何解古義則欲以登升為叶屬蒸韻故今為叶屬侵韻非不精細但如此四句一截之理未免破碎且古叶十蒸十二侵本通用也疏義大全俱云歌下與今叶今上與歌叶而不及登升魯詩世學云登升為韻歆虛今切與今為韻則皆同古義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頌酢之禮也欽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章當為八句則去歌許路音韻諸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大全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社後有受釐頌酢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禧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段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安成劉氏曰

此詩雖未明言尊稷配天之事而一詩之意實為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以為受釐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敦聚貌勿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承折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懸懸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讀者詳之鄭箋年維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疏義行葦敦然本有生意兄弟戚戚亦本有相親之意也○此以愛物之意興親親之意而其要在勿踐履莫遠具爾二句

輯錄句曲生者萌直生者○肆進行燕禮也授几優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敦然始句萌之行葦勿使牛羊踐履之則自然漸入甲折成形而其葉泥泥然柔澤矣以興戚戚然之兄弟莫使之相遠而常相親近則自然或肆之筵或授之几矣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疎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淡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此為首章一篇之意皆具於此最當玩味○東萊呂氏曰敦彼行葦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

古義筵說文云竹席也引周禮度堂以筵筵一丈授說文云予也几說文云踞几也象形徐鍇云人所坐也阮譙云几長五尺高廣二尺又馬融云几長三尺禮圖云几兩端赤中央黑陳祥道云席嘗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設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腍臠或歌或嘏

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舉爵也夏曰醑殷曰斝周曰爵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臠臠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言侍御

獻醑飲食歌樂之盛也

孔疏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藉藉此當與之同也相續代而侍者鄭謂悼史主酬賓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木名故儀禮飲解亦云斝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異其文耳釋器云內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內魚雁之屬為之名也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嘏孫炎曰擊鷙也也○醢所以濡醢禮運豆偶有醢必有醢故云非醢則醢醢醢

人云朝事之豆非菹醢醢是也

蘇傳兄弟之老者既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既授之。凡又有相代而侍之者。

疏義所洗之爵即所奠之筆。五言以成文耳。比合也。徒猶但也。但擊鼓不合樂也。輔氏曰。鼓者衆音之主。言鼓則衆音舉矣。輯錄緝却禮所謂更僕是也。殺之美者曰胾。曰臠。皆甘而脆也。木全長樂。劉氏曰。更其僕却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慶源輔氏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却二句。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也。

通解此章只隨事鋪敘。胾。牛臠。胾。即嘉穀也。○宴禮之盛如此。所以昭神貺而示慈惠也。

六帖醢醢四句。要見撤於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於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麟按集傳。魚。駕。反。與。學。叶。矣。陟。略。反。與。學。叶。當。兩。句。一。連。用。句。一。截。不。必。泥。總。注。洗。爵。奠。筆。者。變。文。叶。韻。耳。玩。孔。氏。疏。則。醢。醢。二。字。連。說。非。兩。項。詳。見。後。遵。直。靜。嘉。句。○既曰鋪陳曰筵。藉曰席。則筵下席上。是以遠於身。近於身者。分別言之。非重疊布設之謂。蓋鋪陳者品物。藉則身所及也。

四鍤如樹序賓以不梅。敦。方。既。堅。四。鍤。既。均。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方。既。句。既。挾。四。鍤。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方。堅。猶。勁也。鍤。金。鍤。剪。羽。矢也。均。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畫也。舍。

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句設通謂引病也。射禮擗三。擗既挾四。鏃則偏釋矣。如樹如手執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憚無敖無借立。無喻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孔疏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擗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偏釋之也。案大射禮擗三。挾一。謂鄉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呂記鄭氏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序。○東萊曰。四鏃

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鏃如樹。專言膠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嚴緝諸臣不必畫弓。以天子之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

輯錄疏云。四矢皆輕重均。故曰四鏃既均。

通解古人射必飲酒。况此射又燕。故以中多者為賢。則使中少者飲罰爵。以不侮者為德。則使侮者飲罰爵。無非洽賓主之歡。不徒序之而已也。

六帖序賓以賢。禮所為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此章之缺。手肅以為燕射是也。且東萊曰。孔氏謂燕射在旅酬後。不當在會孫維生之上。遂從鄭氏以為大射。不知此

篇乃成周燕兄弟親戚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奠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豈不可也。愚按呂說固是然紛紛異同皆因說詩要將各章前後次序可也。若知詩章本無次序亦自不勞辨論。

說通兩序總是一時事。皆中則以多為序皆多中則以不博為序。設方以盡歡唯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

古義鈞 神廟諱

麟按今文通作均。○集傳堅古因反。賢下參反。與均均叶。古義真韻一截。集傳句音始。古義鏗胡茂翻。宥韻集傳樹上主反。與侮叶古義磨韻一截。然據疏義大全句叶古侯反。則侯平聲。又

一讀也。○注疏於此章俱引孔子瞿相之圃事。中有序點者。八姓名固與字路並稱也。有為序實以賢文者。混序點之序為序。廢序字。然則世之云博雅者。令其所用出於吾輩之不知。豈盡確然乎。故博雅所尚也。真博雅者必不以徒博為雅。鑒於此類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木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醕厚也。木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介者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斲萬壽。用斲者壽。永命多福。用斲者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始也。大老則背有餘文。引導翼輔祺吉。

也。此頌壽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別道。輔翼以享。善祺介景福也。

鄭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孔疏大斗長三丈。謂其柄也。漢禮制度注。勺五升。在六寸長。三丈是也。此益從矢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涓痛。背若鮎魚。兩雅作。鮎。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鮎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鮎。背有鮎。文或當然也。

疏義台背比之。黃耆為尤老。蓋肉消而皮舒。故其文如此也。輔氏曰。以引。則不昧於所通。以翼。則不急於所行。既得老壽矣。又必以善道。自相引翼。庶以享其祺介其福焉。蓋必攸好德。

而後考終命。享之介之。在乎人也。

麟按集傳。嚮音乳。則是與主叶也。下平與壽叶。翼與福叶。福亦叶筆力反。只如此為宜。捷。古義主。嚮。音韻。手。考有韻。翼。福。職韻。是也。然必以四句為一截。兩句為一連。台背既老。於黃耆則第五句是。文筆轉處。不必帶在。以祈。黃耆句內。曾孫曰主。對上兩序。賓實字。託然。只同姓。黃耆台背。分三項。兩雅注。黃髮髮落更生黃者。考猶考也。疏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方言云。秦晉之郊。陳克之會。謂老曰考。燕成。北鄙。謂考為孫。郭彼注云。黎。面色似凍黎也。孫炎曰。考。面如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台背見前。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興與皆誤今正之如此

疏義一章言設燕之意二章言燕飲之禮三章言燕射之樂四章言祝頌之情

太全慶源輔氏曰先儒分章之誤皆由不知此興之體音韻之節故也是以先生於序說不得不明辨之

麟按今人於詩不知段落轉折者其失亦同故編中尤詳於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

輩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鄭箋在意云滿是謂飽德福謂五福也

孔疏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二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依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以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

呂記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疏義二章以後皆以反覆詳言此福也介爾景福與以介景福

此說然不足據

此說既醉與以介景福

此說既醉與以介景福

此說既醉與以介景福

此說既醉與以介景福

不同以介景福是求以致之介爾景福則彼自錫之爾
大全慶源輔氏曰醉酒飽德則行葦所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
之盛皆舉之矣但言德者益德寓於物言德則可該之

六帖萬年言其久許云通後世而言不必依疏作壽說
麟按集傳福亦叶筆力反古義職讀

○既醉以酒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敬祖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大全豐城朱氏曰上章言介其景福此章言介爾昭明則昭明
者亦指福之高明光大而言耳

通解將殺亦指前篇燕飲事

麟按集傳明亦叶護郎反古義陽讀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

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庶非也令終善終也
洪範所謂考終也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傲治也公尸
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
男女猶稱公尸公主也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敬辭也蓋欲善其
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

孔疏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遂則是終有傲亦介爾之
事

嚴緝融者混融徹上徹下無復凝滯明之盛也○舊說以令終
為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

大全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朗。言其福之光大。令終言其福之悠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朗。猶天保之言。單厚多。蓋以德音而實以福言也。東萊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此。皆祭畢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嘉告至享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通解有。強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以昭明為主。然是極形容之詞。無漸進意。大意則言受福之若為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蕃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如此也。

麟按古義融終東韻。併告屋韻。亦依韻。兩句一連轉折說。其告維何。適宜靜嘉。朋友攸攝。以威儀。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祭者說見楚茨篇。攝簡也。公尸告以汝之祭祀。漢言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大全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特也。安成劉氏曰。將祭之先。筮其吉者。成之使之助祭。為裸獻之事。謂之賓客。謂之朋友。皆尊之之詞。所以重祭事也。臨川王氏曰。其設之也。至謹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孔氏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漆漆是也。漆。音切。臨川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纓既匡。既飭同意。慶源輔氏曰。其告維何。問尸告之辭若何也。適豆之靜嘉德之寓。

於物也。朋友之攝簡，以威儀德之寓於人也。祭祀之事，無天於此二者。人纔敬則自然收斂，而相攝佐以威儀矣。

通解其告維何，猶是詩人之詞，與其類維何不同。彼即是只告之詞。攝字原有簡佐二義。故集傳前言簡，後言佐。互文也。

古義自此章以後，首尾相銜，亦初體。籩，說文云：竹豆也。而徑尺柄尺，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崇尺，厚半寸。其實皆容四升。周禮：饗人掌四邊之實，朝事之邊，其實饗黃白黑形鹽醢鮑魚脯醢。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柶乾稊榛實加邊之實。淩芡栗脯羞邊之實。稊餌粉餐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糜鷄菁菹鹿鷄節菹麋醢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蜃醢。豚柏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鰾蒲醢醢。滷菹雁醢。筍菹魚醢。

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

麟按：集傳嘉叶居何，反儀叶牛何，反古義歌韻。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壻，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其孝子之孝誠，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疏義類善也，即福也。攝，以威儀助祭者之威儀也。威儀孔時，主祭者之威儀也。

古義孔鄭云：甚也。陸化熙云：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威儀不以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孝子謂主祭者之嗣子。

文王世子篇云其登餽獻受爵則以上嗣陳皓云登自堂下而升掌上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獻奠於劔南侯。三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劔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酌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奠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餞餞食尸之餘也。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餞也。此三事者受爵在奠獻次之餞最後上嗣適子之長子為最上也。呂大鈞云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禘考德澤之意深矣。匱說文云匣也。毛訓為竭者當是匣中空之義。當旅酬告利成之後而其誠不少衰竭於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

價

麟按此與上章亦俱兩句一連說然集傳各言汝之云云而下言又省又有云云則固的對意會可也。時集傳上止反與子叶古義時子紙韻匱類真韻。○特牲饋食云嗣舉奠注嗣主人特為後者舉飲酒也。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記嗣舉奠注食設豆臚。

○其類維何室家之盡君子為年永錫祚胤。賦也。盡官中之卷之言深遠而嚴肅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音莫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年萬年景命有僕。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

命之也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嚴緝此章問以繼嗣而言福祚者言天錫以繼嗣故祿祚不絕

也。麟按此章天被以下三句雖只似說祚然萬年有僕內有一胤

字。

其僕維何也釐爾女士也釐爾女士也從以孫子

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任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

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嚴緝此章問以福祚而言繼嗣者言天錫以福祚故繼嗣繁昌

也與上章互言之耳

麟按此章釐爾以下三句雖只似說胤然女士賢子孫內有一

麟

祚字○士子今詩韻本同在四韻

既醉八章章四句

是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

成

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鷺也涇水名爾鳥歌士而指主人也馨

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白釋而實尸之樂故言是鷺則在涇

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釐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孔疏釋鳥鷺沈鳧其氏曰詩云鳧鳧與雁郭璞曰以鴨而小長

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鷺陸機疏云木小如鴨青色卑脚

短家水鳥之謹慮者也鷺與鳧俱在涇故知是屬蒼頡註云

鷺也一名水鷺鳧鷺在涇水之中得其處也燕尸之禮大夫

請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六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也。此公尸來燕是釋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

呂詒李氏曰。公古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嚴緝錦京近涇水。指土地所見言之。疏義此以樂得其所以為興。

輯錄何氏曰。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大夫以下以孫為尸。

大全廬陵李氏曰。繹。尋繹前祭也。○朱子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爇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慶源

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繹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慶言之。以及其尊敬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通解興意。只到來寧止。下並同寧安也。向也為尸。未免有象神之勞。而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福祿亦承燕飲受君恩說。不是頌禱。

講意首章大意已盡。下不過反覆歌歎之。

六帖成者。諸福畢至。○徐士彰曰。樂於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專為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古義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彤。夏曰復。胙。何休云。禮終

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寔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屬昨日，既第初食，不忽輒忘，故因以復祭。邢昺云：「釋祭之禮，主為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釋。言其尋釋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

麟按：禮書注杜佑又曰：「天子不以公為尸，諸侯不以卿為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為尸，皆凡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為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皆與輯錄何氏語相發。」

○亮鷺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興也，為猶助也。

毛傳：沙，水旁也。

孔疏：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有沙也。易需卦九三：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

輯錄說文：宜，所安也。

說通亦是燕拘束喜愜而得其宜也。嚴氏亦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

麟按：集傳沙叶桑何反，宜叶牛何反，嘉叶居何反，為叶吾未反，古義歌韻。

○亮鷺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漚，爾殽既臠，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漚，酒之漚者也。

輯錄輔氏曰。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太全釋文曰。涇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

通解處安樂也。與蓼蕭譽處之處同。

古義爾雅云。小洲曰階。即渚字。釋名云。渚。遮也。能遮水使迴也。

脯。說文云。乾肉也。釋名云。搏也。乾燥相搏着也。周禮。腊人掌乾

肉。凡祭也。共豆脯薦脯。注云。薄析曰脯。

麟按集傳下叶後五反。

○是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

來崇。

興也。涇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孔疏。涇音如業。則業是聚義。且字從水。泉知是水之會聚之處。

說文云。涇。小水入於大水也。

六帖。依降以前日祭祀言。只就神眷寬說。來崇以今日燕飲言。

則前日之福積而高大。

麟按集傳降叶乎攻反。古義東韻。○吾郡去間門數里有五涇。

涇。是五小水所會。嘗與子常洎此。知命字之當也。

○是鷺在豐。公尸來止。薰熏旨酒。欣欣燭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

後艱。

興也。豐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薰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

也。

通解。後艱後字。只就釋時言。對前日祭時看。故曰後。何以謂之

艱。蓋福於前。不福於後。則謂之艱。今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

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何艱之有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
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
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
鷖者也

毛傳假嘉也

孔疏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則有別

巖緝左傳中庸皆作嘉樂則假訓為嘉也

保如天保之保謂有以安之也右如左右之右謂有以助
之也命如命令之命謂有以付畀之也既保之而又保之既右
之而又右之既命之而又命之所謂申之也○此詩明德乃其
本宜民宜又以十皆明德之效驗

大全慶源輔氏曰假樂君子是作詩者美而樂之也唯其美之
故樂之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
宜謂心恆之人恆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
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在己之德不匱則在天之
命無窮也○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
不昧令則純粹而無駁此其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此自
其已然者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自其無窮者言之也

麟按往嘗讀先章一保右命之二句文作兩扇格前扇內以保
之右之命之作三小比後扇內以既保之而又申其保既右之
而又申其右既命之而又申其命作三小比數為其奇不知其
本輯錄也六句作三連則首一連言其本中一連已然之福後
一連將然之福合輯錄大全語看自明子集傳音則與德叶天
鐵因反命彌并反與入申叶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非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
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于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
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
法者

全朱子曰上二句是願其子孫之多下四句是願其子孫之
賢又曰此詩次章不說其他但願其子孫之衆且賢此意甚好
○廬陵趙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
膺受界付至於遠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
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諸侯請隧襄王
以王章而不許魯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為舊章之不可忘
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學山
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德志述事之
心○慶源輔氏曰此說王者于祿而得百福然却不說其他只
說其子孫之多且賢者蓋福祿無盛於此也有能教可美之德
則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是詠上兩句

語類不愆，是不得過，不怠，是不得忘，能如此，則能率由舊章。六帖作聰明者，彼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并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怠，可謂曲盡其意，率由舊章，文選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

麟按：福集傳亦筆力，反與億叶。此章子孫以十，皆兼嫡庶三章以十，則專以嫡為天子者言之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臣，受福無疆，四方之綱。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正衆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為人所怨惡也。呂記鄭氏曰：羣臣，羣類也。朱氏曰：羣臣也。

幾詳無所怨，無所憎，惡推誠樂與，惟循用羣臣之賢。

大全慶源輔氏曰：威儀，以其見於容止者而言，德音，以其形於聲譽者而言，容止抑抑，甚密，而無間，聲譽秩秩，有常，而不替，其德可謂全矣。能如此，則自然無私怨惡矣。率由舊章，能循用先王之法也。率由羣臣，能盡用天下之賢也。入君而能如此，則宜其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也。綱，乃綱之大繩。○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絕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繼之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

講意率由，如諫行言聽，信性之專，凡事惟任其自為，而我不可

一毫怨惡參其中也

六帖凡守成之君必賴多賢之助故井及用賢率由二字奇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無是二者廓然大虛知有人不知有己羣賢滿朝無所顧忌皆得展布四體各行其志各營其職國家何得不受其益乎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情暨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卜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於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急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

解於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舉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机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呂記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為統紀為首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

嚴緝外而百辟內而卿士疏義於政治之大體而總之無所遺於其節自而理之無所紊則天下重任皆歸於已矣故臣卜恃之以安而愛之願之惟欲君之無逸以逸其民也

大全東萊呂氏曰秦檜云友邦家君酒誥云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安成劉氏曰集傳言亦者蓋此

詩指諸且謂朋友亦如既醉指助祭之且為朋友也。慶源輔
氏曰之綱二字又墨上章末句而併言之。紀者凡綱目張之為
綱理之為紀也。人君能紀綱四方則臣下自然賴之以為安。若
在上者管束不來則臣下何恃以為安也。下賴以為安故皆知
愛媚於其上。如此上下之情網繆如一而血脉自相貫通故在
上者不解于位則在下者亦由以休也。○廬陵曹氏曰此二
章朱子定為稱頌子孫之辭則是以當然之事為將然之期。上
章既極其稱頌之意矣。下章乃又於稱頌之中而寓規警焉。蓋
人君居天下之尊而使治效及於臣下信可稱也。如或為之臣
者但知已之得其安而所以愛君者不知致勉而使民生之舉
安是豈公尸之所願哉。此其規戒之意有默寓焉者矣。

麟按之綱之紀亦蒙上文當知之屏之翰例作四方之綱四方
之紀說已說疏義雖謂與朱異然足相發朱但敘本文呂又推
其言外意也。方嘉又規詩人有此意無此言耳。集傳友叶羽已
反古義紀友士子紙韻位暨真韻然六帖作一叶。
假樂四章章六句

詩經說約卷之二十一

詩經

大雅

三

假樂

於茲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毛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

鄭箋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干盾也戈句予載也

蘇傳后稷始封於邠傳於不窋而失其官再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

嚴緝遷國安民非萬厚者不能

太全釋文曰王肅云公號劉名尚書傳公爵劉名○孔氏曰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董氏曰疆者田之太界場是小東今之小田塍也塍音承○華谷嚴

氏曰饑乾食糧米食○孔氏曰鉞大而斧小太公亦稱云太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

甚微言乎其時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望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疊山謝

氏曰周人以思厚為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

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鞠用先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糗糧兵器之備

如此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公之治內治外，以王之
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
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
心可見矣。孟子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愛
方，啓行然後可。三字可見公劉之心。

古義按：郿在今武功縣，郿在今邠州，皆屬陝西。西安府相去百
餘里，然自不密已自竄於戎程之間，不居郿矣。程泰之謂慶州
南三里有不密城是也。是則公劉遷豳乃自不密城遷，非自郿
遷也。積說文云：聚也。朱子云：露積也。按露積之禾，曰庚甫田。篇
所謂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也。倉說文云：穀藏也。史記云：公劉
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陳際泰云：西夷

當黃河之曲，土地肥美，宜稻。蓋黃河在天下皆害，而在河西獨
利，積倉固然耳。

麟按：積露積者，恐似今之露夫囤，以藏穀米，與倉正同。彼曾孫
之庾，自指禾稼未收入者，故下言求倉處之。求車載之，為斲時
也。木全引嚴曰：糧，米食。然詩緝本自作食米，輯錄又曰：餼，乾食
糧，穀食。孟子集注餼，乾糧。則糧即乾糧也。此訓餼，食糧，糧則食
即糗也。糗，熟米麥亦乾糧也。集傳行叶戶郎反。古義陽韻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巖，復
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珎，鞞琫容刀。

賦也。胥相也。庶繁，謂居之者衆也。順安宜，徧也。言居之徧也。無
永歎，得其所以不思舊也。巖，山頂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

也。容力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力如言容具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豳欲相王以居而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嚴緝黃氏曰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喜是人也亦必言其車馬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

疏義於胥斯原是總言定步獸降原又詳言之。麟按集傳鱣魚軒反與原繁宣歎原一叶舟之遙反與迤刀一叶瑤說文云玉之美者季云瑤亦玉但光之搖動者則為瑤耳此見古義據鞞琫有珌解琫為鞞之上飾而此云刀飾又稍異

容力容飾之刀李孔疏古義云刀無受飾之處或指其柄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賦也溇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丘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持是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宿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觀於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宿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孔疏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言相立都邑
嚴緝疏曰言言謂一人自言蘇氏曰施教令疏曰語語謂兩人

相對蘇氏曰議政事

疏義高丘而衆居諸本作高山而衆居山字誤

大全董氏曰曰墳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

鎬京也春秋西書京師則雒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

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雒邑亦謂之雒師正京師之意○

廬陵劉氏曰公劉營邑於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

野蓋山川盤結風氣西萃亦一都會也○王氏曰上章先定民

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也

通解為之居室則攸躋攸寧在其中矣為之廬旅則送往迎來

有其所矣

講意四于時俱指京師之野言正營度時也非已然事註中無

不於斯馬又是總申四個于時字言言語語俱指其處亦不但

謂言語

麟按遊彼等須看得與上章有別上雖始言相王實已定都居

民此雖言營度邑居實是專指度其可為宮室者言之也下章

則又是宮室分成時事耳此宮室只就公劉所自營之宮室言

四項頗冠冕處處蘇呂巖俱作以居居民疏義又兼上下俱不

是上章注曰庶繁居之眾順宣居之備則固久矣民非遷處矣

逝彼云云者原惟廣故必周流而後可徧覽之京惟高故必登

其尤高者而後可遠視之相其色絳一審其拱峙也百泉巖

曰衆水也今地理家言衆水所聚為得水也曹氏據杜佑云百

泉在漢為朝那縣在唐為百泉縣當是其地因詩百泉而得名

猶因杜詩不夜月臨關後人遂置不夜關耳然古義引廣輿記云平涼府涇州有泉眼百餘大旱不竭即百泉也則又非凡指泉泉之謂集傳京居良反與岡叶野上與反與處旅語叶○在唐為百泉縣名物疏又云隋改為百泉縣唐因之然今平涼亦無此縣處處向懷葛文亦主堂以泄政寢以安身說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進俾凡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承于牢用乾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賦也依安也踰踰濟濟羣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人為之設造凡也登登登也依依凡也曹羣牧之處也以承為殺用乾為爵儉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為之君

為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厲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即其事也

疏義曲禮凡行客大夫濟之士踰注濟以備飾齊上之貌踰踰翔舉舒揚之貌

木全安成劉氏曰二依字義不同○廬陵羅氏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曰落左氏傳願與諸侯落之○朱子曰東萊以為為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為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下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也

通解于京斯依見非復前日陟降管度之勞意故落祭於成室之後饗燕於畢祭之時同姓異姓踰濟而咸在也儉質分

貼豕乾不妨然亦不可講太涼薄有礙落成盛事君宗通是有
所統攝之意而以同異姓為別享燕無此難於不亂也

六帖勞羣臣者勞其經國安民之功也則是落成之燕亦為民
而設○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陞森嚴君臣之分
不惠不明特患廉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
飲之設主於導和初業之君與其臣披纂斬棘沐雨櫛風吳翅
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惠不通特惠分義未明粗率簡易如漢
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
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
時各有所重也
說通執豕用乾物力未豐自應如此無訓儉實意但後人則不

可不思其儉實

麟按兩依字集傳俱於豈反與濟几叶曹牢乾叶末兩之字叶
六帖云末二句獨韻收集傳無說疏義太全與魯詩世學古義
則俱云就之為韻也○子常曰君宗猶位次云爾即飲食一套
事○詩通曹者羣牧之所牢者曹之一處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四之字皆指臣言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
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賦也溥廣也言其羣夷擊辟土地既廣而且長也景者日景以
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
水泉灌溉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故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難王宜以授西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孔疏言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幽既廣其東西既長其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氣宜其未泰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民居田賦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定也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也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

單則是單而無副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也

嚴緝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唯單而已無羨卒也又於是度其隰由原由之多少以什一之徹法取於民以為糧食地利肥磽不同故必度之而後可以制賦三軍惟單賦法以徹兵食皆不病民厚之至也

大全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畝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愚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雒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新安王氏曰本國三章之法以治兵徹由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

起於此。○廣陵羅氏曰：山西夕始得陽，故曰夕陽。○安成劉氏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王官也。其軍三軍以下，言正賦稅也。而以郊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通解岡者制田，隨高下之勢，故登高以望也。景岡相觀，雖皆就田，言然須各為一事。

六帖肯綮云：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

說通其軍三軍，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趨家之劇了。如後世耳。

麟按此章五，其皆指地言，非懸空字。○通力合作，如今吳中之盤土，亦遺意也。但通力合作，而不計畝均分，則時有後先力

有勤惰，爭與偷勢，猶有不免。不知於陽何以復有播動之說。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澗，牛衣過密，為鞠之即。

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眾，人多也。有，財足也。邇，鄉也。皇，過二澗，名為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泂，泂水外也。

○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定其居，有夾澗者，有邇澗者，其止居之眾，日以益密，乃復即為鞠而居之，而幽也，以廣矣。

孔疏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

橫渡則絕其流故為亂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
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鶴之

太全東萊呂氏曰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
之象焉周之王業飛於此矣

麟按館亂鍛古義翰韻有集傳叶羽已反理有紙韻下則澗與
澗叶密與即叶也澗與澗叶與第三章之與之叶一例○此詩

惟第一章與第五章俱通章一叶第二章二換韻第三章第四章
各三換韻第六章四換韻俱可依此轉竹作載

公劉六章章十句

大全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
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餼餼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餼蒸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

饁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成王言遠酌彼

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餼餼况豈弟之君子豈不

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

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孔疏言使入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

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餼以

為饁之酒食○行者道也潦者兩水也行道上兩水流聚故曰

潦潦

疎義此以小物之功用興大德之功用。明人君不可無豈弟之德也。○注引傳曰：表記語又曰：大學語俱禮記文。

大全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通解豈弟以德言。就君子身上說。二傳所言是就事上說。有是德方有是事。

說通興意可以最有味。挹彼注茲亦有意。以行潦之水。挹彼注此尚無不可。豈豈弟君子而非民之父母乎。平淡美之正所以

戒之也。

麟按集傳。鑄叶昌里反。毋叶滿彼反。餼。凡以飢作飯。今猶用之。言吳俗以鍋故概未聞。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纒。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濯。滌也。

蘇傳纒所以盛酒。

通解歸與如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纒。豈弟君子。民之攸歸。興也。既亦滌也。堅息也。

古義季云。可以濯既。則無物不可濯。麟按集傳。既叶古氣反。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夫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疏義成王歌之。召公矢其音以和之。自此以下皆公听矢之音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是賦體。皆言其實。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召公從成王來游於卷阿之上。時有飄風自南而來。成王樂而歌之。故公因陳此詩以為戒。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

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曷為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泰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以庶類則得其所。是誠可樂也。然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飛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亦可慮也。夫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麟按集傳。南亦十尼心反。還二句。截雖阿。又與歌叶。為隔句韻。然可不拘。

○伴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節矣。賦也。伴魚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魚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

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款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疏義言先公則先主在其中。故傳以先君代先公字。

大全東萊呂氏曰：國家閒暇，君臣游衍，可謂律矣。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終其性似先公之善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祝之所以戒之也。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豐城朱氏曰：伴與以游，優游以休，則是當閒暇之時，享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主以持盈守

成之生而欲似先公之善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

此所以廣王心而款動之也。

爾字取章亦取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取章大明也。或曰：取章為版，版章猶版圖也。言爾主字

取章既甚厚矣，又使爾終其身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呂記：天子者百神之主也。

六帖：取章者，歲旬要荒倬然，大明車書一統，無侵陵紊亂之意。

厚者，基圖鞏固，不震不騰也。

古義：周昌年云，主字內便有常字意，凡不常者，只如過客一般。

不得為主。

麟茨集傳：厚叶很口下主，二友主叶當口腫庚，二友各以一字。

相就而無定說。魯詩世學厚叶節圭切。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講意受命二句。一先輩程文云。春秋鼎盛。紹祖錄於后稷之肇祀。大統既集。守成業於文武之相承。此語佳。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賦也。馮謂可為依。有翼謂可為輔。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狀。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且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修。而四方以為則。

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麟按。呂氏說亦偶就孝德立論。如此不必謂有意不主四項。如疏義說。

願爾印巾。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賦也。願爾印巾。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為綱矣。

蘇傳。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

疏義。願印見於外者。圭璋存諸內者。

大全慶源輔氏曰。四方為綱。四方以為綱領也。

古義。上章為則。以德言。此為綱。以位言。

麟按令聞令望。細注雖與上作四項說。然是三句勿亂令望。望字平聲。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與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羽聲也。鄭氏以為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理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則翾翾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疏義禽鳥之性。必欲得所。止賢者之心。必欲致於用。苟得見用。則隨所使令。而皆一心媚愛於天子矣。下章之意類此。○上兩

章重在得賢。以自輔。此與下章則言賢者集於王朝。如此其多。是馮異孝德之至。具有而足。供使令矣。故曰使。曰命。再三致意。而與以引。以翼相應也。

六帖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即見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如耳。

古義鳳凰。毛傳云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爾雅云鷟鳳。其雌凰。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詩義疏云鳳在天為朱雀。陸佃云鳳鳥之美者。能君其類。而知時。惟則美而不大。按京房易傳。謂鳳凰高丈二。而郭璞則云高六尺許。豈亦雌雄之異。與。又竹書紀成王十八年。鳳凰見沈約注。及古樂府皆言成王時。鳳凰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

詩經卷二十一 麟

於庭乎何德兮以感靈赫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兮
被操辭固疑假託故觀書周公留君真篇曰有造德不降我則
鳴鳥不聞者指召公鳴鳥指鳳也則前此召公未求去之時鳳
固嘗至矣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商龜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
庶人

興也媚于庶人順愛於民也

疏義下集所止上矣於天禽鳥之性也上愛天子下愛庶人賢
士之心也然不見用則其心不得以自效是使之命之有望於
成王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

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强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

賢者有維持冷淡之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雖雖喈喈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
棲非竹實不食萋萋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雖雖喈喈鳳凰鳥之
和也

嚴緝于彼朝陽曹氏曰向陽而易茂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
者治朝之賢君也○段氏曰劉氏云惟其梧桐萋萋萋萋是以
鳳皇雖雖喈喈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之機可想矣
古義即博云梧桐百鳥不敢棲避鳳皇也古語云爾駘之果

然

孔疏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梧桐一木

麟按集傳嗜叶居莫反山之東曰朝陽與公劉注山西曰夕陽

對皆以地言也○子常曰奉養喻君德不即喻禮賢與下與意

各別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奉養兼養則雖雖嗜嗜矣君子之車馬則

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

其多矣遂歌蓋總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大全龍舒王氏曰此詩非不多也召公以為不多者愛君之心

無已也

麟按集傳馳叶唐何反

卷之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嚴緝康公三詩皆作於成王將泚政之初公劉河酌皆直

陳之辭唯卷阿宛韓反覆使人再三歌詠而後悟蓋其深

意所寓實在此篇也

疏意此詩之要在於用賢用賢輔德則為綱為則乃其自

然而伴與優游可保於無窮矣今日之賢士如此其多吾

君之車馬如此其盛則招延禮待以引以翼者王之所當

致意也

麟按竹書紀年又云成王遊於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

十三年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汙，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欽束之意。憚，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者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以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主，名胡成，主七世孫也。嚴緝朱氏以此詩乃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

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此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又言以綏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詩之辭戒同列，所以刺至也。○今日無良不善也。○詩說曰：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縱之為患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疏義：憚，不畏明言，不畏正理而無忌憚也。○順者，馴服之，以教化之意。○此詩大旨在於遏小人詭隨無良寇虐無畏，皆以言其心術之不一也。後言憚憚因極醜厲纏繞之類，亦以極其形容耳。

輯錄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指京師為中國故三章又曰惠比京師謂之中者以其在諸夏之中也○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曰氏曰一言而喪邦曰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室之人也○九峰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督之也遠近之勢如此○慶源輔氏曰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二句相應○濮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獎可少休息京師者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當自恤京師始○廬陵袁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遽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任人詩

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通解此詩所戒蓋在王左右而逢且長焉者也現其詞顧若不知其惡而忠告焉蓋詩人之忠厚如此○詭隨無良冠履不畏是一樣人蘇氏注串說下面着兩箇人字乃語勢使然非以為是兩樣人也大抵小人千態萬狀不可方物總是這樣人做出柔遠能邇乃舜責戒十二牧之語遠則恩澤難及故須寬而撫之如牧鶴然待其自歸可也近則慈惠易徧故擾而督之期於必牧如牧羊然得以馴擾而適其性也此則小人既過之後細用安民之功處非謂小人去而遠者自柔近者自能也良為邦本故柔遠能邇乃可以定我王二句相承著力說

講意全詩俱以安民為上觀每章首皆以民勞為言則知相戒

之意在於安民也。且觀湯及桑柔則知當時民之勞者只為寇
 虐在位。括克取斂。及征役不息之類耳。安民只在遏小人。故每
 章又以無縱詭隨式遏寇虐為言也。詭隨之實則無良也。其從
 於君則詭隨也。加於民則寇虐也。然不曰無縱無良而必曰無
 縱詭隨者。是小人欲虐乎民。必須竊君權勢。欲竊君權勢。必先
 妄從於君。則妄從於君者。小人虐民之根抵也。必當如何而後
 為無縱。要在開導乎君。親賢遠佞。維持正道而已。
 亦帖能如相能之能。謹者使之簡束而自肅。遏者使之退縮
 而自止。

說通曰。可見惟此時為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注汔幾也。曰汔曰
 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惜

不畏明察。頂上句謂遏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曰柔遠能
 邇。以定我王。則當日之不定可知也。

占義頌師古云。言人勞已久。至此可以小安。逸之縱。說文云。緩
 也。視若不介意之謂。詭詐隨從也。萬時華云。通章無章詭隨。句
 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氏居高位者。多
 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命先諾。陽順
 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悖
 恣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屬之狀。遂其繼續之奸。寇虐播
 於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
 過。戒獲下賤。奔走承奉之態。詭者不隨。雖敦。敦操莽亦無進身
 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

以絕之決不姑息也。謹說文云：慎也。與縱字對看。嚴粲云：人見說隨者無所傷拂，則自為善良，不知其容悅取寵，皆為自利之計，而非忠於所事實。非善良之士也。今戒用事者無縱，此說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式發語聲，過爾雅云：止也。郭璞云：今以逆相止為過。冠說文云：暴也。尚書注云：羣行攻劫，曰寇。虐說文云：殘也。寇虐二字串說，謂逞虐於民，荼毒如寇。孟子所謂民賊也。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古義陽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逖。無縱詭隨，以謹懃懃。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賦也。速聚也。懃懃猶謹詳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美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為民逖者，蓋中國者，民之所聚也。謹詳者，詭隨者之態也。上有寇虐之患，則下有憂苦之夫矣。無棄爾勞者，蓋同列平時相與為國家慮者，固已有定說矣。○曹氏曰：前二章而下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安成劉氏曰：章內二休字異義。

說通懃懃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然。當時非真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也。

麟按：集傳板叶尼猶反古義尤韻。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

式遏寇虐無俾作厲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同極為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同極亦是說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為惡豈

有窮極也無縱說隨式遏寇虐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

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

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豈可得而親之乎○華谷嚴

氏曰非修身則賢不可得而親故必敬慎威儀然後可以近有

德也○疊山謝氏曰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為侮

辱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東萊呂氏曰此章言當遠

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世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惟小子而式弘大

賦也愒息世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

而其所以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嚴緝愒字亦作憩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者之辭觀下篇可

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

式弘大言所以為甚廣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卅章則

所謂少年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六帖正字皆言國之紀綱法度

說通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以禁奸之擔授之使不得弛也

麟按集傳敗叶蒲寐又大叶特計反

○民亦勞止汙可レ小安惠此中國無有レ踐無縱レ詭隨以謹レ繼續レ式遏レ寇虐無俾レ正反王欲レ王女レ是用レ大諫

賦也繼續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王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王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記為主意以相戒也

孔疏繼續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

疏義我雖小子而式弘大憂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王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為同列謀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正反又其於正敗○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

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者平反則無正也

麟按繼字字彙無平音則自與下反諫叶古義安殘寒韻繼反諫銑韻是也蓋各章本皆四句截上言民當安下言民之所以安無縱作轉為正耳但六帖則此亦紹前四章作通章一叶

庚勞五章章十句

語類時舉竊謂每章上四句是刺厲主下六句是戒其同列曰皆只是戒其同列鋪敘如此便自可見故某以為古人非是直作一詩以刺其王只陳其政事之失自可以為戒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癯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
 以此為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
 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
 不合理為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
 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
 為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疏義出話不然恃其便佞者也為猶不遠蔽於近小者也既以
 出話為猶並言而又以猶之未遠申管之蓋謀出於心而後言
 出於口二者相對而謀為之主也
 太全三山李氏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
 其常道矣自下文以至末章皆大諫也

通解無所依據就理說其心以為有聖人則恐其得罪於名教
 或有所畏懼而不敢盡違乎理今其心以為世亂無復有聖人
 則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宜矣然亦此人之自無忌憚耳天下
 豈真無聖人哉又不實之於誠信昭注又字作懸數其實不必
 相承本章大意則謂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女當修己以回
 天意可也今若此民將何所瘳邪此無乃人亦有責不可盡然
 於天也故我用大諫於女庶可以回天意而安民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慄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輯和洽合

憚悅莫定也。辭輯而憚，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疎義難者，艱難而不易處之時，動者，窮危而不得安之時，欣欣然不慎也。沓沓然不勉也。

大全朱子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今乃欣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變動，則人當斂飭也。今乃弛慢而不以為事。

麟按：辭字鄭孔以下皆主波救說。至坦叔而始解輯憚以為同。心謀國議論和協，大全亦載之。於是文裕文定皆從其義。然珠

集傳無此意也。且詩取每章立論次第說出，不必逐句各有照應。連絡六帖屢言之，何必此處獨當爾邪？集傳難叶泥涓反，憲

叶虛高反，一韻。蹶泄一韻。輯叶祖合反，憚叶弋灼反，與洽莫亦

一韻也。六帖亦欲作通章，一叶則疑難，憲俱去聲。讀然與四介聲，概叶終不可曉。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豈敢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僚同為手足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即就也。芻蕘自得，不肯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大全定字，陳氏曰：觀及爾同僚之言，則為相戒甚明。

麟按：集傳笑叶思邀反，古義蕭韻字彙云：易華初及著號一握為笑。淮南子：不殺黃口，不獲一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叶同。

徐鉉云案孫恂唐韻引說文云笑字從竹從天而不述其義今俗從犬又案李陽冰刊定說文從竹從天云竹得風其體不屈如人之笑未知其審洪武正韻注亦云從天誤也

○天之方虐無然謹謹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煇煇不可救藥

賦也譖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躑躑躑蹠耄老而昏也煇煇熾盛也○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嚴緝灌灌款款疏曰至誠款實躑躑躑蹠李氏曰說文舉足高

是驕之意

疏義上章誘之使聽其言此章警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

○天之方憊無為夸毗威儀卒迷華人載尸民之方斃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憊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天言夸之則以說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者也斃屎呻吟也葵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為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釋文斃都練反郭音姑屎許伊反郭因香惟反

孔疏尸謂祭祀之時以為神象殷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蘇傳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

通解威儀迷亂當就小人身上一說

說通大言夸人必有請張凌厲之態詭言毗人必有遺條戚施之狀故曰威儀乎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氣結即欲不載尸固不可得也

古義平鄭云盡也迷說文云惑也屈已卑身求得於人遺條戚施亦孔之醜其終日所行之威儀盡錯亂回惑也善人憂國之人載之言則也萬時華云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皆載尸也徐幹云君子者行不踰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道不以樂生

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搏執之而不獲已亦枉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故詩曰善人載尸此之謂也屎當從說文作呬云呻也本無屎字又俗以糞為屎莊子謂道在屎溺是也然古文屎本作糞一字兩譌可見其謬

麟按字彙殷屎之殷本作發屎與糞同糞也則是亦有屎字也泮武正韻二紙則但云矢與屎同無屎字又殷屎魯詩世學本作藝呬子由云亦作唵呬注又言二字是四句一截提擬處天之曠民如墟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曠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曠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墟唱而麓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

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鄭箋易易也

孔疏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

言攜者以攜者處未故乘而反之

儀緝善氏曰說文云在屋曰曲在牆曰牖曲音牖傳曰取攜

言必從也疏曰物在地上手舉攜之如往取物之必得如手

攜物之必從

疏義無以費三字訓攜無曰益下一句

輯錄通釋曰言求之即得而無費於已以益之也

六帖賦於有生其理既備庸民於既生之後則不過開其菽豆

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

說通六七八章正告以回天之實事六章即堯麓珪璋攜取之

不喪而示以道民之方也民辟不可更教之辟則我不立辟而

民之不辟可知也此言外意

古義取孔云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說文云提也謂以手舉

之取攜只是一意言如取物於他處而以手舉之也

麟按此章亦四句截孔疏妙可以意會古義麓珪璋齊韻益易

辟辟陌韻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無疆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介大也木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

也。所以為殺也。太宗強族也。翰翰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可畏者至矣。

孔疏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

大全安成劉氏曰屏樹所謂樹塞門也。

通解甲於他邦者為大邦。藩於他宗者為太宗。太宗異姓之強族猶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也。

說通七章言藩垣屏翰城之不可不樹而進之以修德也。五者雖亡國敗家未嘗無之。無德以為之主則不為我有。故曰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古義善人在位足以建威銷萌。天下望其氣勢自然有所畏懼。而不敢發。故曰維藩。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后非眾罔與守邦。故曰維垣。荀子云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傑。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

麟按集傳翰叶胡由反。與藩垣一韻。寧城一韻。壞叶胡罪反。與畏一韻。六維字平然亦可在。四句截懷德以下另轉。五者有形而德無形。曰維屏者天下康寧也。

○敵天之怒無敢戲豫。敵天之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且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

也。憺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有自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体物而不遺。猶仁体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在也。吳夫曰。明及爾出。王果大曰。且及尔游。亦無一物之不體也。

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

疏義。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天者。理而已。理無往而不在。故天無往而不監。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此一詩之要旨也。

大全朱子曰。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通解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可脫安民意。

麟按集傳。明叶謨。郎反。王音往。叶如字。且叶得絹。反。古義。怒豫。遇韻。渝驅。虞韻。明。王陽韻。且。舒韻。

板八章章八句

大全華谷嚴氏曰。二章至五章。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至八章。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烝。衆也。匪。不也。諶。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

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因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疏義一二據理而正言蕩蕩二字，本稱美之詞也。三四方怪之，而為怨之之辭。五六以下，又探其亂亡之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章言人之多僻，非天命之本然，人自失其初爾。以起後章之意。

語類時舉說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本無不善，惟人不以善道自終，故天命亦不克終。

疾威而多僻也。此章之意既如此，故自次章以下，托文主言紂之辭，而皆就人君身上說，使其知其非天之過。如女興是力爾，德不明與天不酒爾，以酒至上帝不時之類，皆自責明首章之意。先生領之。

六帖蒸茂四句，總是解上文，而天生二句，又是喚起下文。靡不二句，又解上句，正見命之匪謀也。章意只要說到末二句，以為歸宿。但上文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始尤於天而卒自解之，本意不過如此。他却做出許多蹊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委婉圓轉，意味無窮。不然亦只是直頭布袋耳。又可見文章機軸，正不在多。末四句兩層，意緣他肯一句說。

畫故推原上又着推原傳中兩蓋字正得其肯

麟按系民者總辭亦回護於王之辭也集傳譏或叶市隆反以

就終終或叶諸深反以就謀古義主就終終繫東韻

○文主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在位曾是在位

天降惛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為文主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彊禦暴虐之目也

培克聚斂之目也服事也惛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

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主所以嗟歎殷紂者言此暴

虐聚斂之目在位用事乃天降惛慢之德而害民然此其自為

乏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呂記力言任之之堅也

嚴緝曾則也論語曾是以為孝乎

大全壘山謝氏曰彊彊梁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華谷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主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

所謂借秦為諭耳○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主嗾紂之

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

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

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培克之人

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

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培克也即所謂惛德也而以

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其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

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

得而歸於天矣

說通託言紂者厲主之惡略與紂同亦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會是怪託之詞歸云會是彊禦會是格克而使在位在服平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彊禦格克乎

古義每章俱用文王二句起不用韻亦變體○陳際泰云板刺厲主也其似刺同列託也惟民勞亦然至蕩而亂益深矣其每章以文王發端亦託也託同列指言時事也託文王乃不指言時事託同列可盡言也託文王尤可盡言也文王尊益而刺譏又在勝國夫在勝國於是益展其官故曰亂益深也

麟按集傳服叶蒲北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怨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侯作侯祝駢面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呂正獻公言小人眾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本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通解裴度曰。欲乎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亦此之謂。

說通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於內矣。是以怨晉並與靡有屆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怠德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知。

賦也。忽然氣健貌。斂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

孔疏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卿士謂六卿也。左傳曰。物有

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

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

麟按後四句故有两解。一解由無入。故至明是責在輔弼也。孔疏呂記嚴緝大全竝同一解。由不明故無入。是責在舉錯也。疏

義通解講意說通詩通古義並同。然大約呂嚴與大全本注疏通解以下本疎義也。亦不辨誰為一定之說。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既德。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書作夜。

賦也。酒飲酒。變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酒。以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疏義不義與上章義類相反。即小人也。酒。竹酒則亦於德不知

其為惡類而任之矣

太全慶源輔氏曰既怒爾止則所謂威儀潘潘威儀必必也靡
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呼也人當
書日有所作為今俾書作夜則渾不相事也○華谷嚴氏曰非
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怒過又無明無晦而
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書作夜荒亂甚矣

古義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豈使爾漫不事事乃偕其且而酒於
酒乎從隨式用也爾於不義之人隨其所行用其所言因遂以
飲酒為樂事而君臣交酒耳小人盡惑其君如聲色狗馬之類
固自多端而飲酒亦其一彼乘醉飽之昏將有所為也明言日
晦言夜言其窮日夜以為樂也被禮記云飲酒之節朝不廢朝

日不廢夕今王異是矣式發詩聲與篇中諸式字不同呼當作
庫說文云呼庫也蓋大呼之聲至於號呼則酒酣極矣漢書成
帝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紉醉踞如已作長夜之樂上因顧指
置而問班伯曰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
號式謔太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延
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披微子篇云天毒降
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酒誥篇云在今後嗣王酣身用燕喪
威儀皆紉酒酒之證

麟按疏義說則因酒酒喪德而任用不義上章理亦仍主從解
耳然說通云惟不義之小人是從是用見君臣相與導飲也與
此古義正同蓋天丕酒爾以下六句大都酣酒一套意不必又

助上章宋重不義一旬耳靡明靡晦俾畫作夜亦是一套話反
覆言之集傳式叶式吏反晦叶呼消反夜叶羊茹反一韻
文主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蟬如蟾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
行內嬰于中國單及鬼方

賦也蜩蟬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
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嬰怒單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
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鄭箋如沸如羹云如湯之沸羹之方熱
孔疏沸無食名故知惟是沸湯羹則停故知其欲熱鬼方遠
方未知何方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愆也以
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嚴緝無小無天皆近喪亡矣而汝等人尚由而行之不改過乎
故內致怨怒於中國迨及鬼方遠夷亦怒之也

麟按如蜩蟬不靜也如沸羹不寧也俱形容亂世之象故曰皆
亂意小大似依陸羽明指小國大國言為與下中國語為一套
且注中小者大者兩者字明有所指矣人字則為暗斥王與用
事之人不待言要亦鄙乏之辭也集傳羹叶震當反行叶戶郎
反古義陽韻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丕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
典刑魯是莫聽太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
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

尚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木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麟披集傳。時叶上止。反。舊叶巨已。反。魯詩世學音几。一韻。人刑
傾又一韻。

文主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
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
也。言木木渴然。將蹶。枝葉未有害。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
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披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
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
此爾。殷鑒在夏。蓋為文主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孔疏。古之賢哲之人。亦有遺言云。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

根揭然而見。此時枝葉未有害。折傷之害。而根本之實先斷絕。但
根本既絕。枝葉亦從而絕。○顛。是倒頓之名。仆。是偃僵之義。故
以顛為仆。謂樹倒也。沛者。忽遽離本之言。此論木事。故知為拔。
謂樹拔也。揭者。蹶倒之意。為見根貌。此顛沛之揭。正謂樹將倒
拔而已。見其根。但倒不至地。根猶未盡。故枝葉未有害。折傷。本實
先絕。枝葉乃與根相隨。俱拔。

疏義注根本之實。指國家天命。言蘇氏注亦以天為根本之實。
說通枝葉未有害。謂四夷未侵。諸侯未叛也。本實先撥。即任小
人等事也。末二句。猶有望之之意焉。○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酒。魚。休。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意也。
麟披明。又言本實先撥。指國家天命。言而打動人主。却在枝

